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語林
目錄
卷一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陳炳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二

何氏語林

小說家類一雜事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何氏語林三十卷明何良俊撰良俊有四友齋叢說已著錄是編因晉裴啟語林之名其義例門目則全以劉義慶世說新語為藍本而雜採宋齊以後事迹續之併義慶原書共得二千七百餘條其簡汰頗為精

審其採掇舊聞翦裁鎔鑄具有簡澹雋雅之
致視偽本李廌續世說剽掇南北二史冗沓
擁腫徒盈卷帙者乃轉勝之每條之下又仿
劉孝標例自為之注亦頗為博瞻其間撫拾
既富間有牴牾如王世懋讀史訂疑所謂以
王莽時之陳咸為漢成帝時之陳咸者固所
不免然于諸書舛互實多訂正如第二十二
卷紀元載妻王韞秀事援引考證亦未嘗不

極確核雖未能抗駕臨川並驅千古要其語
有根柢終非明人小說所可比也乾隆四十二
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二

語林目錄

小說家類一 雜事之屬

卷一

德行上

卷二

德行中

卷三

德行下

卷四

言語上

卷五

言語下

卷六

政事

卷七

文學上

卷八

文學中

卷九

文學下

卷十

言志上

卷十一

言志下

卷十二

方正上

卷十三

方正下

卷十四

雅量

卷十五

識鑒

卷十六

賞譽上

卷十七

賞譽下

卷十八

品藻

卷十九

箴規

卷二十

棲逸

卷二十一

捷悟

博識

豪爽

卷二十二

夙惠

賢媛

容止

卷二十三

自新

術解

巧藝

卷二十四

企羨

寵禮

傷逝

卷二十五

任誕

卷二十六

簡傲

卷二十七

排調

卷二十八

輕詆

卷二十九

假譎

黜免

儉嗇

侈汰

忿狃

讒險

卷三十

尤悔

紕漏

惑溺

仇隙

語林原序

何氏語林三十卷吾友何元朗氏之所編類倣劉氏世說而作也初劉義慶氏採擷漢晉以來理言遺事論次為書標表揚摧奕奕玄勝自茲以還稗官小說無慮百數而此書特為雋永精深奇逸莫或繼之元朗雅好其書研尋演繹積有歲年搜覽篇籍思企芳躅昉自兩漢迄於宋元下上千餘年正史所列傳記所存奇蹤勝踐漁獵靡遺凡二千七百餘事摭十餘萬言類列義例

一惟劉氏之舊而凡劉所已見則不復書品目臚分雖三十有八而原情執要寔惟語言為宗單詞隻句往往令人意消思致淵永足深唱嘆誠亦至理攸寓文學行義之淵也而或者以為撫裂委瑣無所取裁骯骯偏駁獨能發藻飾詞於道德性命無所發明嗚呼事理無窮學奚底極理或不明固不足以探性命之蘊而辭有不達道何從見是故博學詳說聖訓攸先修辭立誠蓄德之源也宋之末季學者牽於性命之說深中厚

默端居無為謂足以涵養性真變化氣質而考厥所
存多可議者是雖師授淵源惑於所見亦惟簡便日趨
偷薄自畫假美言以護所不足甘於面墻而不自知其
墮於庸劣焉爾嗚呼翫物喪志之一言遂為後學之深
痼君子蓋嘗惜之元朗於此真能不為所惑哉元朗貫
綜深博文詞粹精見諸論撰偉麗淵宏足自名世此
書特其緒餘耳輔談式藝要亦不可以無傳也辛亥四
月之望文徵明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

語林卷一

明 何良俊 撰

德行第一上

夫孔門以四科裁士首列德行之目故曰我欲載之空
言不如見之行事也嗚呼夫行胡可以為偽然事變遞
陳雜然泛應士有百行焉能以一槩取哉狂狷殊途均
能厲聖剛柔異稟善克則中百慮一致要本於德爾矣
何良俊曰觀郭有道掃除旅舍庾異行跪而授條與阮

長之誤着履自列事豈必皎皎偉絕殊行哉顧人以為
易多忽之耳夫掇煤易簣亦何關於大德而孔門以為
美談察微知著聖人所貴苟有心於著則雖讓千乘之
國又何多焉故余所列都不遺於細小

閔仲叔含菽飲水世稱節士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
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勅吏常給焉仲
叔怪問其故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

沛謝承後漢書曰閔貢字仲叔太原人皇甫謐高士傳
曰仲叔同郡周黨貞介之士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

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

漢制每臘詔賜諸博士羊羊有大小肥瘦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時甄宇為博士獨不肯諸人又欲投

鈎宇復恥之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後召

會詔問瘦羊甄博士京師因以此號之東觀漢記曰甄宇北海人建武

中為州從事徵拜博士

杜林范曄後漢書曰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父鄴成哀間涼州刺史林少好學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

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與馬伏波鄉里親厚後漢書曰馬援字文

學博洽多聞時號通儒

淵扶風茂陵人建武中拜伏波南方還時杜馬適死伏波令子

持一疋馬遺杜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杜受之後數月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存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伏波受之謂子弟曰人當以此為法

杜林弟成物故隗囂聽林持喪歸葬尋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阨遮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時誰能行義雖小人何忍殺義士遂亡去

趙孝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任孝為郎每告歸常白
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
有長者客掃灑待之孝既至不白名長不肯內因問曰

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

是遂去

范曄後漢書曰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州郡辟
召進退必以禮顯宗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

衛尉弟禮為御史中丞禮恭謙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
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

令相對
盡歡

劉文饒嘗乘牛車出行有人失牛就文饒車中認之文

饒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

慙負長者隨所刑罪文饒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

見歸何為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謝承後漢書曰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少學

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星官風角筭歷皆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未嘗與人爭勢利之事也

朱文季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接以

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文季以張先達

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

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頡怪問曰大人不與堪

為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

也范曄後漢書曰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家世衣冠暉早孤有氣決

朱文季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文文季嘗哀之後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文季子駢為吏文季辭駢而薦友一時稱其義烈

高文通居鄉時隣里有爭財持兵而鬪文通往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爭者投兵謝

罪嵇康高士傳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鳳專精誦習妻常之田曝麥於庭令鳳

護雞時天暴雨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
流麥妻還怪問乃省其後遂為名儒

梁伯鸞

梁鴻別見

少孤常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

伯鸞及熟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熟者也滅室龜更
燃之

第五子陵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

日不炊

趙岐三輔決錄曰第五頡字子陵倫少子以清
正為郡功曹至州從事公府辟居高第稱病免

項仲山飲馬渭水每投三錢

三輔決錄曰項
仲山安陵人

公沙穆嘗養食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云當告買者言病

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人到市即
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問其故齎半直追以還買
猪人語以猪實有病欲賤賣不圖賣者相欺乃取貴直
買者言賣買定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范

後漢書曰公沙穆字文乂北海膠東人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推步之術居建成山舉孝廉以高第為主事
遷遼東屬國都尉

陳重在郎署時有同舍郎歸寧誤持隣舍郎綦以去主
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默市綦償之後寧喪者歸以綦

還主其事乃顯

范曄獨行傳曰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少與雷義為友太守舉重孝廉重以

讓義前後十餘通記義後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至重乃密以錢代還郎知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漢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按行見民家皆除雪

出至袁安門獨無有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看之

見安僵卧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

范曄

後漢書曰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祖良習孟氏易建武初官成武令安仕至司徒

袁安為司徒每朝會憂念王室未嘗不流涕

司馬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

所計爭輒令祝少賓不直者終不敢有言謝承後漢書曰司馬均字

少賓東萊人

范巨卿范式別見為荊州刺史友人孔仲山家貧奉親變姓

名傭為新野縣阿里街卒范曄後漢書曰孔嵩字仲山南陽新野人為阿里街卒正

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

豈宜侵盜送馬謝之巨卿行部到新野縣選仲山為導騎迎巨卿

巨卿見仲山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耶吾昔與子俱曳

長裾遊息太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
於卒伍不亦惜乎仲山曰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
於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
巨卿勅縣代仲山仲山以先傭未竟不肯去

范史雲遭黨錮推鹿車載妻子以捃拾自資兒嘗拾得
五斛麥隣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不得通史雲後知即

令併送六斛還尹言麥已雜誓不肯受

范曄後漢書曰
范丹字史雲陳

留外黃人從樊英馬融受經好違時絕俗
為詭激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

范史雲與同郡尹苞同志友善

謝承後漢書曰尹苞字延博陳留人二人

居貧出入共一單衣到人門外尹年長常先著衣入須

臾出解與史雲

范史雲所止單陋有時絕糧窮居自若言貌無改時人

為之語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東觀漢記曰史

雲桓帝時除萊蕪長以母喪不到官後辟太尉府議者意欲以為侍御史因適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

賣卜

於市

何進

范曄後漢書曰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靈帝何后異母兄太后臨朝與太傅袁隗輔政謀誅宦官為

中常侍張讓等所殺嘗辟鄭康成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加

迫脅康成勉強詣進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

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逃去

范曄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宗哀帝

時尚書僕射玄少為鄉耆夫不樂為吏遂造太學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從東都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盧植得事馬融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召見於樓上玄因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數十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

黃叔度潔靜通理齊聖廣淵不矜名以詭時不抗行以

矯俗論者或曰顏子復生乎漢代

周斐汝南先賢傳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

陽人家世貧賤父為牛醫

世言黃叔度動則蹈規矩言則發德音

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自灑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

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

徐孺子清妙高峙超世絕俗

海內先賢傳曰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家貧常自

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人服其德陳仲舉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嘗事

江夏黃公

太尉黃瓊先辭徵命後將出李固以書激厲之曰聞已度伊洛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

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嘗聞曉曉者易缺皎皎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豈非觀德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其功業皆無可採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嘆服一雪此言耳

後黃公亡歿孺子

往會葬無資以自致齋磨鏡具自隨所在賃磨鏡取

直然後得前

鍾季明祖父至德著名季明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行

人位不足天爵有餘

范曄後漢書曰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

桓礪在揚州

范曄後漢書曰桓礪字文林沛郡龍亢人父鸞議郎礪遭亂避地會稽

移居

從事屋豫

人姓名未詳

室中中庭橘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

藩樹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繩繫著樹枝

東觀漢記曰礪到吳刺史劉繇

振給穀食衣服所乏悉不受後適會稽太守王朗餉給一無所留臨去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

許子將

許劭別見

少峻清節好人倫多所賞識徐孟玉為汝

南太守署為功曹

范曄後漢書曰徐璆字孟玉廣陵海西人獻帝遷都以廷尉徵道為

袁術所劫授以上公之位璆嘆曰龔膝鮑宣獨何人府中
哉守之以死術不敢逼術死璆得其傳國璉上之

聞子將為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本初袁紹別見公族豪

俠去濮陽令歸車從甚盛將入郡界謝遣賓客曰吾與

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鍾元常言顏子既歿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令君為

然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父綰濟南相彧年
少時南陽何顥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初事袁紹後

歸太祖與語大悅曰吾
子房也以為尚書令

世稱荀令君德行周備其所規模以聖人為度荀彧別
傳曰司

馬宣王嘗稱書傳遠事吾耳目所從聞
見逮百數十年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

司馬德操盛德絕倫有人臨蠶求簇箔德操自棄其蠶

而與之或言凡損已贍人謂彼急我緩今彼此正等何

緣如此德操曰人未嘗求已求而不與將慙何有以財

物令人慙者

董正司馬徽別傳曰司馬徽字德操陽翟人時人呼為水鏡嘗有人妄認徽猪徽便

推與之後數日亡猪者得猪以猪還徽叩頭自責徽又厚謝之

管幼安在遼東隣人有牛暴幼安田幼安為牽牛着凉

處自與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

魏志曰管

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賙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鬚眉與華歆邴原俱游學異國並敬善陳仲弓天下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與原及王烈至遼東度虛館候之

管幼安所居屯落會井而汲男女錯雜至爭汲鬪鬪幼

安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得而怪

之問知是幼安乃各相悔責不復鬪訟

邴根矩嘗行遼東

魏志曰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

避黃巾亂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

者多鄉民便從禱祀邴問其故答云謂之神樹邴惡其

由已而成淫祀乃辯之里中遂歛其錢以為社供

王叔治七歲時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隣里脩社會叔

治感念亡母哀甚初喪隣里聞之為之罷社

魏志曰王叔治

北海營陵人孔融在北海召脩為主簿後舉孝廉脩以讓邠原融答教曰原之賢吾已知之昔高陽氏有才子

八人堯不能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患無位之德以遺後賢不亦可乎脩重辭融答曰掾清身潔已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勲應乃懿德用升爾於王庭其可辭乎後郡中有反者脩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者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自是融每有難脩雖休歸在家無不至融常賴以免

華子魚

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高唐為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

家閭門議論持平終不毀傷人同郡陶邱洪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謀廢靈帝呼歆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所難芬踈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芬果敗洪乃服華嶠譜叙曰歆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植產業陳羣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矣從會稽還都魏志曰曹公表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為將軍効心豈不有益今空留僕是養無用之物非良計也權乃遣歆

賓客義故送者千人贈遺累數百

金子魚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悉聚諸物語衆人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為罪願諸君為之計衆乃各留所贈咸服其德

沐德信少以清介立名傳播異域魚豢魏畧曰沐並字德信河間人袁紹時

為吏有志介黃初中為成皋令校事劉肇過縣求索藁穀時蝗旱未辦肇人從入閣下叩呼罵吏並怒躡履提刀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奔逸具以狀聞有詔肇為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清名耶髡決減

死放散吳使諸葛子瑜諸葛瑾別見朱義封吳志曰朱然字義封丹陽故鄣

人仕吳為左大司馬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牂牁兵人作

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云來共食後熟者答言不煩爾

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耶魏畧曰並豫作終制戒其子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

始教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則為君子不務者終為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

過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貨璵璠甚於暴骨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未是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為一區萬物為芻狗談覽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生死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壽為欺鬼夭為鳬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槨為牢衣裳為纏屍繫地下長幽枉結豈不哀哉昔莊周闊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含珠鱗押玉沐象衽殺人以狗壙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為放蕩以王孫為戮屍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胥哉吾以材質滓濁汙於清流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沒即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以贖市朝之逋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為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

有知吾
將屍視

呂子義往省一友人嫌其設酒食懷乾糒而往主人盛

為供饌子義出懷中乾糒求一杯冷水食之

楊泉物理
論曰呂子

義當世清
賢士也

潘元茂值年荒時部曲渠帥皆服元茂重名相率贈送
道路為儲以供行資元茂隨同旅多少口率均分無有
尊卑優劣若所賦已盡則推已之分以周末遍父老皆
為之語曰且貴且富有南山之壽吾仍得與潘元茂又

曰恩不可忘無如我潘郎

文章志曰潘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少有逸才獻帝時為

尚書郎遷東海相未發拜尚書左丞病卒

張子臺在魏以簡質聞

典畧曰張閤字子臺東都人官至太僕

杜恕著家

戒嘗稱之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

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作人

如此自可不富貴然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

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

魏志曰杜恕字務伯杜氏新書曰恕少與馮翊李

豐俱為父任總角相善後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為遊

說當路者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由此為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豐顯仕朝廷恕猶居家明帝擢拜散騎數月轉黃門侍郎

董侍中

蜀志曰董允字休昭南郡枝江人父和字幼宰掌軍中郎將允秉心公亮丞相亮欲任以宮省

之事遷侍中允事為防制甚得匡救之理延熙中守尚書令為大將軍費禕副貳華陽國志曰蜀人以諸葛

亮蔣琬費禕及允嘗與尚書令費禕別見典軍胡濟為四相一號四英

蜀志曰胡濟字偉度義陽人官丞相典軍主簿共期遊集嚴駕已辦郎中董

恢詣侍中許脩敬恢年少官微見侍中傳出逡巡求去

侍中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

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

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雖有鳴吠之益然

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諸君不知防慮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不能即答恢目

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

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以為知言還未三日辟丞相府屬

諸葛子瑜有容貌思度一時服其弘雅吳志曰諸葛瑾字子瑜瑯琊陽

都人避亂江東仕吳與魯肅並見賓待嘗使蜀與弟亮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陸子璋好學篤義吳志曰陸瑁字子璋吳郡吳人丞相遜族弟官選部尚書與同郡徐原素

不相識原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墳收養其子陳
又從父績早亡一子一女皆數歲瑁迎養至長乃別

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皆單貧有志
就子璋游處子璋割少分甘與同豐約

駱公緒小時鄉里饑困游客或多窘乏公緒為之飲食

衰少其姊寡居仁愛有行見而哀之數問其故公緒曰

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

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父俊官至陳

相為表術所害母改適為華歆小妻統時八歲與親客
還會稽母送之拜辭上車還去不顧母涕泣於後御者
曰夫人尚在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

顧孝則留心下士愛好不倦

吳志曰顧劭字孝則吳郡吳人父雍為丞相劭博覽

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靜亞焉自州郡庶幾四方人士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

聲流聞遠

近稱之

嘗識張秉於民庶顧除豫章太守當之郡發

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顧起辭賓客曰張仲節

有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別諸君幸少見待

江表傳曰張秉

字仲節陽羨人

卓恕嘗從建康還會稽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

恕言某日當復至省覲至日恪欲為主人停不飲食以

須臾至時賓客會者皆曰會稽建業相去千里道阻江

湖風波難必豈得如期俄忽至一座盡驚

會稽典錄曰卓恕字公行

上虞人為人篤性言不宿諾

吳用薛綜為選曹尚書

吳志曰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士燹既

附孫權召為五官中郎除合浦太守

吳書曰權賜綜

紫綬囊綜陳讓權曰太子年少涉道日淺君當博之以

文約之以禮茅土之封非君而誰時綜以名儒居師傅之位乃無選舉甚為優重

薛以讓顧子

默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眾望誠非

愚臣所可越先

吳志曰顧譚字子默祖雍吳丞相父劭豫章太守譚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

四友後為全寄父子所構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
陸機顧譚別傳曰宣太子正位東宮天子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彥講學左右四方之傑畢集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衆而譚以清識絕倫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慎謝景羊道之徒皆以秀稱其名悉在譚下

晉兵伐吳張巨先督沈瑩諸葛靚諸人逆之牛渚

襄陽記曰

張悌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孫休時統兵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晉之水軍必至于此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推喪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衆心必懼不可復整今渡江決勝其或敗喪同死社稷若其克勝則此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逆之中道不憂

不破若如子計恐行散盡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

葛靚退走

吳志曰諸葛靚字仲思魏諸葛誕之子誕據壽春反使靚求援於吳壽春破遂留吳不返

過迎巨先巨先不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天下存亡自有

大數豈卿一人所知何故自取死辱巨先垂涕曰仲思

今日是我死日也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拔常

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遁耶莫

牽曳之如是靚流涕放之去數百步見巨先為晉軍

所殺

城陽太守梁柳當之官梁是皇甫士安從姑子

減榮緒
晉書曰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人年二十始受書得風痺疾或勸
猶手不釋卷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卒于家

士安餞之士安曰柳為布衣時過我吾送迎不出門食

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食為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

陽太守而輕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

元晏
春秋

曰七年春余長七尺四寸矣未通史書與從姑
子梁柳編荆執荻分陳相刺習兵共以為樂

禹令袁毅在政貪濁饋遺朝廷以營虛譽嘗遺山巨源

絲百斤巨源不欲為異受之命懸之梁後毅事露案驗

衆官吏至巨源於梁上得絲已數年塵埃封印如故虞
預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父曜寬句令濤少有器
量宿士猶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
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好莊老
與嵇康善為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蹋鑒曰
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卧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
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吐石生無事馬蹄間也
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

王偉元少立操行不受致遺嘗有一門生為本縣所役
告偉元求屬令王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蔭
卿屬之何益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著草屨送所役生

到縣生徒隨從者千人令以偉元詣已整衣出迎偉元
乃下道至土牛傍磬折立自言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
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此生一縣皆以為恥

王隱

晉書曰王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祖脩有名魏世褒少
立操尚以父儀為晉丈王所害絕世不仕立屋墓側隱
居以教授為務旦夕常至墓前朝拜悲號
斷絕墓前一柏褒常所攀枝葉為之枯

裴叔則至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檢素每遊貴勢輒取
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

虞預晉書曰裴

楷字叔則父徽魏冀州刺史楷明悟有
識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與王戎齊名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櫺
踈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使兄

住

庾異行嘗與弟子樹籬跪而授條或云今在隱屏先生

何恭之過異行曰幽顯易操非君子意也衮不忍為

王隱

晉書曰庾衮字叔褒潁川人少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又疫厲氣方盛諸父兄弟皆出避衮獨不出諸父強之不可曰衮獨不畏病納漿粥扶持不捨晝夜

衛洗馬

衛玠

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

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

阮思曠嘗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靜

默無所修綜而物自宗焉

阮光祿別傳曰阮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祖畧齊國內史

父顗汝南太守裕淹通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

阮宣子居貧清靜年四十餘未有室王處仲

王敦別見諸人

飲錢與婚皆一時名士時有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名士

傳曰阮脩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瑯琊王處仲為鴻臚卿謂曰

鴻臚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能作不脩曰為復可耳遂為鴻臚丞

陶士行每飲酒有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

陶氏叙曰侃字士行其先

鄱陽人後徙尋陽侃少有遠槩綱維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宏鎮沔南取為長史謂侃曰昔吾為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累遷湘廣荆三州刺史贈大司馬

殷洪源

殷浩別見

勸更少進士行悽然曰年少時

謚桓公

嘗有酒失慈母見約故不敢過

前輩忌日唯不飲酒作伎王世將以忌日送客至新亭

主人欲作音樂世將便起去持彈往衛洗馬墓下彈鳥

王廙

別傳曰王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高朗豪率性倨傲不合已者面拒之故為物所疾加平南將軍薨

陸祖言少有清操為吳興時

晉書曰陸納字祖言吳郡吳人父玩官侍中司空納

少有清操貞厲絕俗太原王衍雅敬重之至姑孰辭桓

公桓溫別傳曰桓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

後也父彝有識鑒溫豪邁有風氣為溫嶠所知累遷

征西大將軍時鄴中未平餘燼假息溫親勒郡

卒建旗致討清蕩伊洛展敬園陵薨謚宣武侯祖言因

問桓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桓曰年大來飲三

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祖言曰素不能飲止

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桓閑曰白云外有微禮方守

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桓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

曩在坐見祖言所進唯酒一斗鹿肉一拌坐客愕然祖
言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
備杯杓餘瀝桓公諸人並歡其率素勅中厨更設精饌
酣飲極歡而罷

謝太傅嘗造陸祖言祖言都無供辦兄子俶密為具餐
太傅既至祖言所設唯茶果而已俄而俶遂陳盛饌珍
羞畢具客去祖言大怒責數俶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
復穢我素業耶杖之四十

羊愔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
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粹通

遠溫雅融暢桓彞見其四歲時稱
之善行書累遷太保錄尚書事

何公何充別見為揚州日親戚有葬者乞數萬錢而帳下無

有揚州舊有贏米以賑貧寡乃有千餘萬斛虞存為治
中見何公道帳下空索求糶此米付帳下何公曰次道
義不共孤寡爭粒

郭文舉父母服終遍遊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
石函步擔入吳興餘杭山窮谷中倚木於樹苦覆而居
都無壁障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携與俱歸颺以

文舉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舉不納辭歸

山中飭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舉初無言韋衣乃

至爛于戶內竟不服用

王隱晉書曰郭文字文舉入餘杭山蘓峻未亂之前徙臨安山

中臨安令萬寵迎著縣中養病及峻破餘杭臨安如故人始異之自後不復語但舉手以宣其意病甚寵問先生可復得幾日丈三舉其手果以十五日終

庾元規姿容雋朗好談老莊風格峻整動由禮則閉門

之內不肅而成時人以為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

夏侯太初陳

羣已見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鄆陵人明穆皇后長兄也淵雅有德量侍從父環避地會稽端拱凝然

郡人嚴憚之覲接
之者數人而已

謝石奴請吳隱之為衛將軍主簿

晉書曰謝石字石奴丞相安之弟假節大

都督與兄子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潔遣女必當率薄
玄琰破苻堅

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一婢牽犬賣之此

外蕭然無辦

鄭緝孝子傳曰吳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隣居

康伯母殷浩之妹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輒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為吏部尚書乃進用之

劉子驥盛德素為當時所推百里有孤嫗病將死語

人曰唯有劉長史當埋我耳子驥親往候之值終為治

棺殯

鄧粲晉書曰劉驥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性尚質素信義著於羣小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

自造焉退居陽岐去道斥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驥之親自供給贈致一無所受

汜毓奕世儒業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人號其

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晉中興書曰汜毓字稚春北海廬人

王悅之少厲清操為吏部郎時隣省有會同者遺悅之

餅一甌竟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人

之惠

晉中興書曰王悅之字少明祖獻之中書令父靖之司徒左長史悅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為吏

郎部

桓石秀風韻秀澈好言老莊常獨處一室簡於應接時

人比之庾純

晉書曰石秀幼有令名甚為簡文帝所重性放曠常弋釣林澤不以榮爵嬰心善騎

射發則命中常從叔父冲獵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屬目止嘯咏而已

晉陽秋曰庾純字

謀父博學有才

藝為世儒宗

桓南郡領平西將軍以羊敬元為主簿參預機要羊欲

自踈時漏密事南郡覺其此意愈重之以為楚臺殿中

郎語羊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

方此為輕也羊拜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年不

出

沈約宋書曰羊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懷靜默秉操無競美姿容善言笑長於草隸

戴仲若與兄勃並隱遁有高名世居剡下又以桐廬地

多名山復共遊之因留止居後勃疾患醫藥不給仲若

謂勃曰顓隨兄得閑非有心於默語兄今疾篤無可營

療顓當干祿以自濟耳乃告時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

卒仲若便引退

宋書曰戴顓字仲若誰郡鉅人戴逵子也

郭原平少稟至性住在會稽居宅下濕遶宅為溝以通

於水宅上種少竹春月夜有盜其筍者原平偶起見之

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此人顛沛乃

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行又采筍置籬外隣

曲慙愧無復取者

宋書曰郭原平字長泰會稽永興人父世通以孝稱原平幼稟至行養親

必已力性閑木工
傭賃以給供養

甄彬甚有行誼嘗以一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

還於苧束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裹之彬送還寺庫寺僧

以半與甄甄拒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受遺金

者耶

李延壽南史曰甄彬中山人祖法崇江陵令彬有行業鄉黨稱善

楊松介談數曰彬為耶令辭太

祖時同列五人上戒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為戒

王令明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令明意甚不同嘗謂

鑒曰尊何用田為鑒曰無田何由得食令明曰亦復何

須得食

南史曰王惠字令明瑯琊人祖助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為叔父司徒謚所

知恬靜不妄交游未嘗有雜事宋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

王僕射子恢之被召為秘書郎僕射為求奉朝請語恢

之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

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

宋書曰王敬宏瑯琊臨沂人本名裕避高祖諱故稱字曾

祖廩晉驃騎將軍祖胡之司州刺史父茂之晉陵太守敬宏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歷官至僕射

孔中丞在都其弟道存為江夏內史時東土旱儉都下

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中丞貧乏遣吏載五百米餉

之中丞呼吏語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

郎至彼未幾何緣得有此米可令載還吏白自古無有

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中丞不聽吏載米

還江夏

宋書曰孔顗字思遠會稽山陰人祖琳之贈太常父邈揚州治中顗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為已

任口吃好讀書舉秀才
補主簿官至御史中丞

江湛為吏部尚書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鮮魚

衣餘食嘗為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史南

曰江湛字徽深濟陽考城人父夷右僕射湛居喪以孝
聞愛文義善彈棊鼓琴為彭城王主簿司空檀道濟為
子求娶湛妹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所
畜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頗有刻覈之
譏而公平無私不
受請謁論者稱焉

沈道虔居五康山中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穢道虔
諫之不止悉以所得與之爭者愧謝後每事輒云勿令

居士知

朱百年家素貧薄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百年自此不
衣綿帛嘗寒時就同縣孔思遠宿衣悉袂布飲酒醉眠
思遠以卧具覆之百年初不知既覺引卧具去謂思遠

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為之感泣

南史曰朱百年會稽

山陰人祖凱之晉左衛將軍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
高情親亡服闋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蕪採茗為業
以蕪若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
之積久知是朱隱士所賣湏者隨其多少留錢取蕪若
而去或寒雪蕪若不售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
之有時出山陰為妻買繒采三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

之頗言玄理為詩往往有高勝之言與同
縣孔顗友善顗亦嗜酒相得輒酣對盡歡

劉凝之隱居荊州時適歲儉衡陽王義季慮凝之饑死

餉錢十萬凝之大喜持錢至市門見有饑色者悉分與

之俄頃都盡

酈道元水經註曰劉凝之字志安兄盛公
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之為人立

屋江湖非力不食妻梁州刺史郭全女亦能安貧元嘉
中夫妻隱於衡山終焉不返矣南史曰凝之字隱安

釋曇遷經與范蔚宗王曇首遊歎後蔚宗被誅門有十

二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抽貨衣物悉營葬送宋孝武

聞而歎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釋慧皎高僧
傳曰曇遷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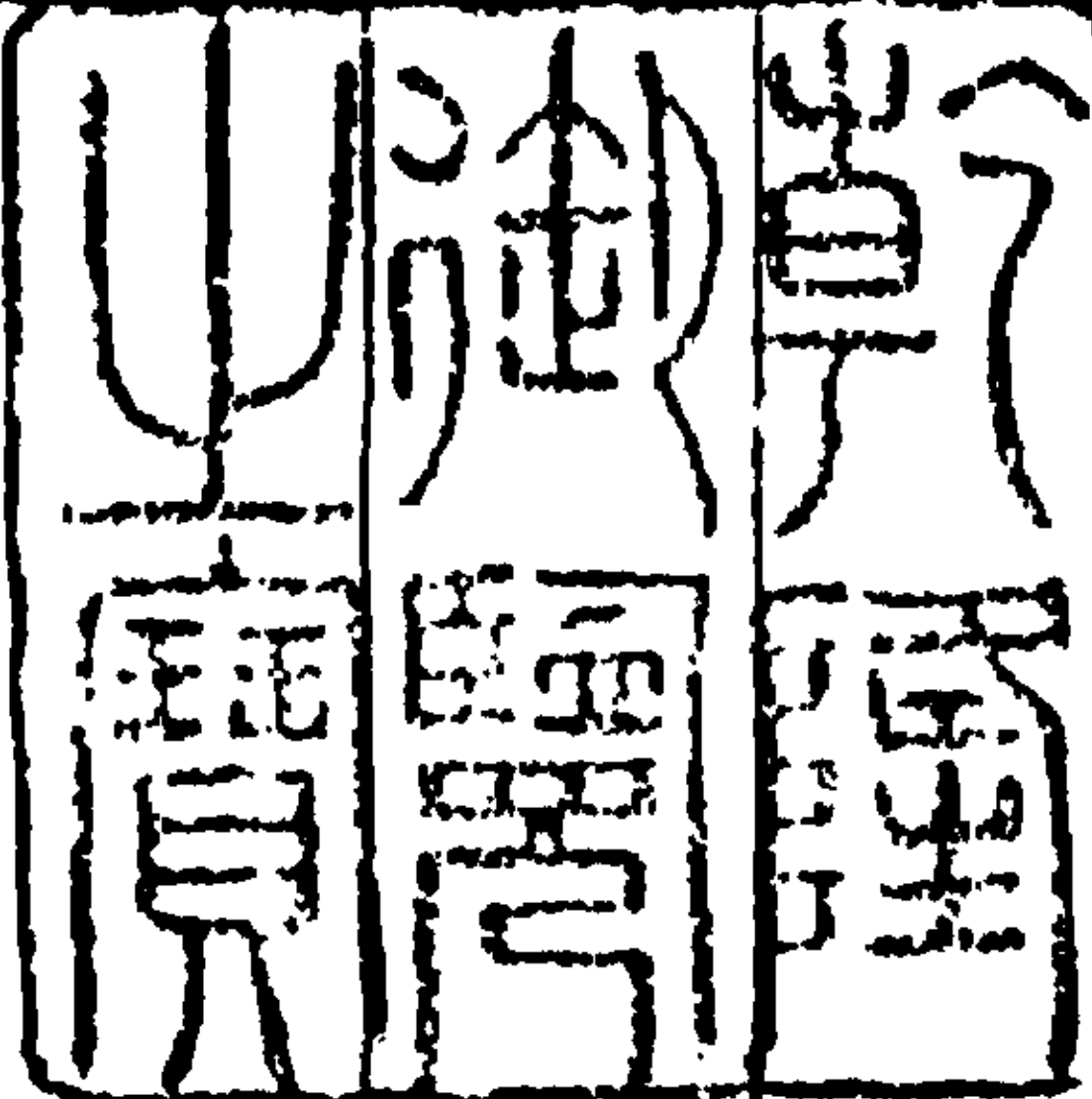
支本月支人寓居建康篤好玄儒游心佛義善談莊
老并注十地王僧虔為湘州及三吳並携共同遊

江士清性至仁慈衣弊多虱以綿裹置之食菜不食心

以其有生意也

齊春秋曰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有
孝行同族有一人與泌同名世謂泌為

孝泌以
別之



語林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語林卷三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陳丙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二

明 何良俊 撰

德行第一

中

齊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時虞玩之為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之訛黑其美斷以芒接之因問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時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辨易高帝咨嗟因以新屐與之玩之不受問其故答曰公之賜恩華俱重但著簪弊履復不可遺帝稱善久之

南史曰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少閑刀筆
汎涉書史好臧否人物元徽中為尚書右丞

柳侍中頻立大功名位已重時光祿大夫韋祖征州里

宿德侍中每為之拜或勸祖征止之祖征答曰司馬公

所為後生楷法吾安能止之哉時人稱其兩得

南史曰柳世隆

字彥緒元景弟子父叔宗位建威參軍世隆幼孤挺然自立雖門勢子弟獨脩布衣之業及長好讀書彈琴涉獵文史音吐溫潤元景愛賞異於諸子言於宋孝武得召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

謝元暉好獎人才會稽孔闇麓有文筆未為時人所知

孔稚圭嘗令草讓表以示元暉元暉嗟歎良久自折簡

寫之語稚圭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

論蕭子顯齊書曰謝朓字元暉陳郡人少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行參軍稍遷尚書吏部郎江祐等

謀立始安王遙光朓不肯收朓下獄死

王僧虔為武陵太守携諸子姪到郡

南史曰僧虔光祿大夫僧綽弟也父

曇首太子詹事僧虔釋褐太子舍人退黜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嘆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兄子儉中塗得病僧虔為廢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

寢食諸人或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子姪之間一情不

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

之屑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

南史僧虔戒子書曰

知汝恨吾未許汝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亟聞斯唱未覩其實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許復從業就立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而終日欺人人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為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勛無令子亦各由已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何忽自課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復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汝自勤數倍許勝劣及吾耳吾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越超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况吾不能為汝蔭政令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

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各爾身已切義復關吾邪鬼唯愛深松茂柏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畧叙曾懷

張思曼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言端坐或竟日不食

門生見思曼饑為之辨飧

南史曰張緒字思曼岱兄子也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緒少

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鏡比之樂廣敷云是我輩人暢言於孝武帝用為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見輒歎其清淡

張思光給假東出世祖問思光住在何處思光答曰臣

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曼思曼曰

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

蕭子顯齊書曰張融字思

光吳郡吳人父暢會稽太守祖諱有操行融弱冠有名

陸慧曉為晉熙王長史立身清肅僚佐造見必起送之

或語云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

不容不以禮處人又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陸曰貴

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

南齊

書曰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高祖玩晉太尉祖萬載侍中父子真元嘉中海陵太守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同郡張暢見其童幼便嘉異之張思曼亦曰此江東裴樂也

謝長史亡後

南史曰謝曜小字阿多弘微之兄歷御史中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

弘微

哀戚過禮蔬食積時雖除服猶不噉魚肉

宋書曰謝弘微初名密曾

祖萬晉西中郎將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弘微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南史曰弘微居身清約

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

沙門慧琳嘗詣弘微弘微與之共飯

見其蔬食慧琳曰檀越素既多疾頃者肌色微損即吉

之後猶未服膳若以無食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答

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因而廢食

歡歎不自勝

宋末江左無復鰓魚一枚直錢數千文有餉褚彥回

褚淵

別見三十枚者時彥回雖貴而貧過甚門人請賣之可得

十萬錢彥回曰我謂此是食物聊爾受之雖復儉之寧

可賣餉取錢即與親游噉之少日都盡

蕭子顯齊書曰褚淵字彥回河

南陽翟人祖秀之宋太常父湛之驃騎將軍尚主彥回少有世譽復尚文帝女湛之卒彥回推財與弟唯取書數千卷仕宋為司空後為齊朝佐命官至侍中司徒

裴昭明為長沙郡丞罷任歸

南齊書曰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宋大中大夫松之孫

父駟南中郎參軍昭明少傳儒史之業泰始中太學博士建武初為王玄邈安北長史刺史王蘊

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

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為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

都之事仰累清風

南史曰王蘊字彥深景文兄子也

裴始安在郡還甚貧罄世祖曰裴昭明罷郡歸遂無宅

我不諳書不知古人中誰比

蕭子顯齊書曰裴昭明永明三年使虜世祖曰以卿

有將命之才當以一郡相賞還為始安內史

沈約撰宋書

劉璠梁典曰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少為蔡興宗所知引為安西記室梁興稍遷

侍中丹陽尹

擬立袁粲傳以審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

忠臣

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太尉叔兄子也父濯早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愍孫好學有才

清整持風操自遇甚厚著妙德先生傳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栖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多疾踈嬾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泛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席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揚子寂漠嚴叟沈冥不是過也修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愍孫幼慕荀奉倩白世祖求改名為粲不許至是言於太宗乃改為粲字景倩後齊王功德既重天命有歸粲以身受顧托

不欲事二姓家有異圖由是遇害

約又多載孝明帝諸鄙瀆事上遣左

右謂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頌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

思諱惡之義由是多所省除

顏見遠仕齊為御史正色立朝有當官之稱及梁武執

政以疾去官尋齊和帝暴崩見遠慟哭而絕梁帝深恨

之語諸人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人事而顏見遠

乃至於此

姚思廉梁書曰顏見遠瑯琊臨沂人六代祖含晉侍中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之鎮

荆州以見遠為錄事參軍及即位以為治書侍御史兼中丞

阮長之為中書郎直省夜往隣省誤著屐出閣長之依

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狀長之固遣送曰

長之一生不侮闇室

南史曰阮長之字景茂一字善業陳留尉氏人祖裕晉光祿大夫父

普驃騎參軍長之少有孝性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先是郡中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去時論多之

徐孝嗣拜儀同

齊書曰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郟人祖湛之宋司空父聿之著作郎並為太祖所

殺孝嗣幼挺立風儀端簡官尚書令謀廢少主賜藥酒卒歛容謂左右曰吾德慙古

人位登衮職將何以堪之明君可以理奪必當死請若

不獲命正當角巾邱園待罪家巷耳

劉祭酒

吳均齊春秋曰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晉丹陽尹悵六世孫也五歲聞舅孔昭先讀管寧傳欣

然更請讀因聽

弟璉方軌率直祭酒嘗夜呼璉共語璉

不時答方下床著衣立然後應祭酒怪問其久璉曰向

束帶未竟

蕭子顯齊書曰劉璉字子璚方軌正直宋泰豫中為明帝挽郎後齊文惠太子召璉

入侍東宮尋署中兵記室參軍

王茂遠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仕進覽自吏部尚

書出為吳興郡平心不畏強禦由屢俗情薄也茂遠為

侍中已後雖不退身亦淡然自守

南史曰王峻字茂遠王敬宏之曾孫也父

秀之侍中峻美風姿善容止仕齊為桂陽內史天監初至中書侍郎

昭明太子至性仁孝所生丁貴嬪亡水漿不入口每哭

輒慟絕

姚思廉梁書曰昭明太子蕭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孝謹天至精於義學後寢疾薨年三十一

高祖遣顧常侍喻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禮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如此太子乃強進數合自是至

葬日進麥粥一升昭明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

半每入朝士庶見之莫不下泣

南史曰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晉司空和六世

孫清介有志操仕
至散騎常侍舍人

昭明與諸賢汎舟玄圃池有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
初無言但詠左太冲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
音

任彦升好交結獎拔士友得其延譽率多升擢衣冠貴
遊莫不爭與交親坐上賓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

任君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升樂安人四歲誦古詩數十篇十六舉秀才第一辭章之美冠絕當時官至

寧朔將軍
新安太守

范元琰少便栖遁家甚貧罄灌園自給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退還母問其故具以實對母問盜者為誰答曰向退走者正畏其愧恥耳今啓其名願勿泄也於

是母子秘之

梁書曰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塘人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憂以毀卒

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性謙敬不以所長驕人家貧以園蔬為業

人有涉溝盜范元琰筍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渡之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

明山賓至性篤實家甚貧困嘗貸所乘車中牛既售受

錢山賓語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

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

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

阮孝緒別見梁書曰明山賓字孝若平原鬲人

父僧紹隱居不仕山賓七歲能言立理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服闋州辟從事史起家奉朝請累遷中書侍郎

明山賓初臨青州所部平陸縣歲儉啓倉出米以贍貧

民後刺史檢州曹失去簿書以山賓為耗闕有司追責

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

劉璠梁典曰梁昭明太子

聞山賓築室不就令曰明祭酒出撫大藩擁旄推轂揖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貽以詩

曰平仲古稱奇夷吾昔擅美今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
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庾桑方可繫原生今易擬必
來三徑人將招三徑士

庾子輿少有至性父域卒官巴西子輿奉喪歸至巴東
淫預石瞿塘大灘秋水猶壯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

水忽減退安流南下及度水壯如舊時人為之語曰淫

預如僕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庾公

南史曰庾子輿字孝卿南陽新野人父域

有孝行母好鶴唳域孜孜營求一日雙鶴來下子輿幼
而岐嶷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
用自苦答曰孝者德之本何謂不多

傳茂遠泊然靜處不妄交遊袁司徒

袁粲已見

每經其戶輒

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

南史曰傳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也蒞官常以清靜為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

普通五年為

散騎常侍

顧常侍清介持操為廷尉正時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

蔡廓謂人曰我欲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別見

竟不敢遺之

顧協已見

南史曰協少有志操內弟張率極推重之嘗薦於武帝帝問協年率言

三十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便衰如協便為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

仰便稱勅喚出於是
以協為太常博士

張士簡嗜酒踈脫於家務尤所忘懷在新安時遣家僮

載米三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鼠耗

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

南史曰張率字士簡吳郡吳人祖永宋征

北將軍父瓌右光祿大夫率性寬雅十二能屬文歷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

高伯恭

魏收魏書曰高允字伯恭勃海蓆人漢太傅褒之後曾祖慶慕容垂司空祖泰吏部尚書父韜

魏道武丞相參軍允少孤夙成有奇度年十餘歲祖父喪還本郡允推財與二弟而為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

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仕至秘書監

與廣平游雅

魏書曰游雅字

伯度小名廣頭廣平任人與高允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性剛慤好自矜誇凌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素輕允允性寬不以為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廣頭其貴

太原張偉

儒林傳曰張偉字仲業太原中都人學通諸經儒謹汎納

雖有蒙固偉告喻殷勤曾無愠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弟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清雅非法不言大武時

與高允等俱辟授同業相友雅嘗論伯恭曰夫喜怒者

博士遷中書侍郎

有生所不能無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

嘗呼為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
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
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
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
主為之動容聞者無不稱善仁及僚友保茲元吉向之
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

魏書曰崔浩與閔湛等同領著作湛等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

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難作初浩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召允留宿宮內翌日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

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召允謂曰國史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不敢迷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勅允為詔自浩以下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命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忽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滅族宗愛之任勢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

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

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
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
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陋之於形外鍾期止聽
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北史曰宗愛不知
所由來以罪為閹

人歷碎職至中常侍後矯詔立吳王余位居元輔
錄三省兼總戎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憚之

盧度世以崔浩事逃在高陽鄭罷家罷匿之使者逮罷

長子罷誡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其子奉

命大被拷掠乃至火爇其體以死卒無所言

北史曰度
世字子遷

幼聰達有計數與從兄邈俱以學行為時流所重度世官至侍中

楊津拜司空日當時府主皆自引僚佐有人就津求為

幕屬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為見問

北史曰楊津字羅漢弘農華陰

人兄播華州刺史椿累官太保津至司空家世純厚並敦義讓兄弟相事有如父子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幃幔隔障為燕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初津為肆州椿在京每四時佳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盧

陽烏兄弟及描昆
季當世莫逮焉

翟暹

別見

平居侵曉則與兄弟跪問母之起居出理官

政暮歸嘗食視寢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論事或與沙
門談玄理夜久還寢一生不問家產

牛弘弟弼好酒而酣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夫
人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之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

坐定其妻又言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言已知顏色自

若讀書不輟

北史曰牛弘字里仁安定鶡觚人襁褓時相
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

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開皇初授秘書監大業中進位上大將軍

崔彥玄清虛寡欲以簡正見稱

李百藥齊書曰崔劼字彥玄清河人父孝伯侍中劼

少清虛寡欲好學有家

風魏末累遷中書侍郎初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

北史曰和

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幼聰慧為國子生解悟捷疾為同業所尚以傾巧便僻有寵於齊神武仕至尚書左

僕射諸公因此頗為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彥玄

二子並為外任弟廓之從容言曰拱擴幸得不凡何為

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有損家代彥

玄曰吾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

異卒無所求

陸雲駒遭母憂哀慕毀悴殆不勝喪至沉篤頻昧時第
五弟搏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尪病如此性至慈
愛搏死之日不可令大兄知哭泣之聲亦不宜聞徹致
有感動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雲駒聞而悲痛一慟

便絕

北齊書曰陸邛字雲駒洛陽人昆弟六人並魏藍田公主元氏所生故邢邵嘗謂人曰藍田生美玉

豈虛也

韋孝寬在延州

令狐德棻後周書曰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世為三輔著姓孝寬沈敏和

正涉獵經史弱冠屬蕭寶夤作亂詣闕請為前驅拜統
軍隨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歷大司空出為延州總

管兄敬遠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

勒與敬遠敬遠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古人

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雖不逮前

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志乃乘舊馬以歸

後周書曰韋
夤字敬遠志

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謝
疾去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屬周文帝經綸王業側席
求賢聞夤養高不仕虚心敬悅遣使辟
之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竟不能強

李德林父校書亡時正嚴冬單衣徒跣自駕靈輿反葬

故里時博陵豪族有崔謚休假還鄉車服甚盛將赴吊

德林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

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

隋書曰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父敬族太學博士德林幼

聰敏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日便度十五誦五經古今文日數千言談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詞

數而理暢隋文帝時為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

房彥謙雖有祿仕務存儉素恒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

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以祿富我獨以官貧所

遺子孫唯在清白耳所著文筆恢廓閑雅有古人深致

時太原王劭北海高孝基脩縣李綱河東柳或薛孺皆

一時知名之士彥謙並與為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

賓體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歸之

隋書曰彥謙清河東武城人天性穎悟受

學于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雅有詞辯風槩齊廣寧王為齊州刺史辟為主簿終司隸刺史

薛元敬是薛收兄子武德中為天策府參軍兼直記室

劉昫唐書曰薛元敬隋選部侍郎邁子也有文學少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武德中為秘

書郎太宗召為天策府參軍記室

時收與房杜

房玄齡杜如晦二人別見

處腹心之

寄更相結附元敬謹畏未嘗申款如晦嘆曰小記室不

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

唐書曰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隋內史侍郎道衡子也十二

解屬文房玄齡薦之太宗即日召見授天策府記室參軍中說曰收也曠而肅

溫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若葬此地當害兄而福

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當含笑入地葬訖歲餘

果卒

劉昫唐書曰溫大雅字彥弘太原祁人性至孝少好學以才辯知名仕隋東宮學士高祖起義兵引

為記室參軍專掌文翰武德中遷黃門侍郎與弟彥博對居近密當世榮之

李百藥名德之子文行兼絕四海名流莫不宗仰晚年

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文酒譚賓以盡平生之

志宋祁唐書曰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七歲能屬文貞觀初拜中書舍人官至散

侍騎常

霍王元軌唐書曰元軌唐高祖第十四子也始封吳王少多才藝太宗嘗問羣臣朕子弟中孰賢魏

徵曰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問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漢之間平也改封霍王臨徐州

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之交或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

答以無長人問其故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至於

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

太宗嘗賜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田志寧言臣家自周

魏以來世居關中貳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產土願以臣有餘賜不足者帝分其田以與二人

唐書曰于志寧雍州高陵

人周太師燕文公謹之曾孫大業末為冠氏長時山東盜起棄官歸鄉里高祖入關率羣從於長春宮迎接高祖甚加禮遇太宗召補記室至尚書僕射張行成定州義豐人少師事河間劉炫炫曰張子體局方正廊廟人也大業末為謁者武德中補殿中侍御史太宗謂房玄齡曰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官至尚書左僕射高季輔德州蓆人父衡隋萬年令季輔少好學兼習武藝貞觀初拜監察御史多所彈糾永徽中授光祿大夫行侍中

河間王次子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

微賤之人雖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

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即日毀其樓唐書曰河

間王孝恭高祖從父兄子也次子晦累官營州都督以善政聞璽書勞問

李義琰宅無正寢

劉昫唐書曰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常州刺史玄道族孫也身長八尺博學

多識上元中累遷中書侍郎

弟義璡為市堂材

唐書曰李義璡義琰弟官岐州司功參軍

義琰曰以吾為國相甚愧豈可尚營美宇以速禍咎義

璡言凡任為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偏下義琰曰

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

受其殃卒不許其後木腐棄之

封氏聞見記曰義琰宅至禍迫雖居相位在官

清儉竟終于方丈室之內高宗聞而嗟歎勅將作造堂以安靈座焉

戴至德為尚書右僕射

劉昫唐書曰至德戴胄兄子胄無子以至德為後乾封中

累遷西臺侍郎父子數年間相繼知國政人以為榮

時劉仁軌為左

唐書曰劉仁軌汴州尉氏

人恭謹好學博涉文史武德初河南道大使任瓌將上表論事仁軌見其起草為改定數字瓌甚異之遂赤牒

補息州參軍累

遷尚書僕射

人有所訴仁軌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

末理直者密為奏理終不顯私恩當時人多不知獨稱

仁軌為解事僕射常更日聽訟有一姬詣省至德已收

牒姬乃復取曰初以為解事僕射今乃非是至德笑還

之人服其長者

韋述唐歷曰世稱劉樂城與戴至德同為端揆劉則甘言接人以收物譽戴正

色拒下推美於君故樂城之善于今未弭而戴氏之績無聞焉嗚呼高名美稱或因邀飾而致遠深仁至行或以韜晦而莫傳豈唯劉戴而然蓋自古有之矣故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非夫聖智鮮不惑也

郭元振在太學時家中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縑服叩門

者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亦

不質其姓氏

唐書曰郭元振魏州貴鄉人授通泉尉任俠使氣不以細務介意前後掠賣所部千

餘人以遺賓客百姓苦之則天聞召見與語甚奇之累官朔方軍大總管

王義方初拜御史意望殊高忽畧人間細事買宅既數

日忽對賓朋指庭中青桐樹一雙曰此亡酬直賓朋言

侍御貴重不知交易樹當隨宅無別酬例義方曰此嘉

樹非他物比召宅主付之錢四千

宋祁唐書曰王義方泗州漣水人客于魏

孤且窶事母謹甚淹究經術性寒特高自標樹不肯造請貴勢素善張亮亮抵罪義方貶吉安丞道南海舟師持酒脯請福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時盛夏溽霧蒸湧既祭天雲開露人壯其誠顯慶元年擢侍御史尋以彈李義府貶萊州司戶歲終不調往客昌樂聚徒教授隱居不出

王義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於道者自言父宦
遠方病且革欲往省覲困不能前義方解所乘馬遺之
不告姓名而去

王義方為魏徵

別見

所知徵欲妻以夫人之姪王辭不

取俄而徵薨王乃取女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
知己故也

李嶠當則天朝拜相后幸其宅見卧青絺帳賜御用繡
羅帳易之嶠卧不安席明日奏小時相者謂不當華欲

仍用舊帳

劉昫唐書曰李嶠趙州贊皇人隋內史侍郎元操從曾孫也代為著姓父鎮惡襄城令嶠

早孤事母以孝聞為兒童時夢有神人遺之雙筆自是漸有學業弱冠舉進士累轉監察御史神龍二年代韋安石為中書令

故事宴集賢院官重者先飲時張說為學士語諸人曰

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為先後大帝時修史十九

人長孫無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與修三

教珠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為限於是引觴同飲時

伏其有體

劉昫唐書曰張說字道濟其先范陽人代居河東後徙洛陽弱冠對策授太子校書預修

三教珠英開元中召說及禮官學士賜宴集賢殿授說集賢院學士

蘓昌容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府據都會多名珍怪產

前長史貶取巨萬昌容單衣襪被自將

劉昫唐書曰蘓瓌字昌容京兆

武功人隋僕射威曾孫也祖夔隋鴻臚卿父勗貞觀中
台州刺史瓌弱冠舉進士授豫王府錄事參軍長史王
德貞司馬劉禕之皆器重之累遷
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尚書右僕射

陸象先在蒲州日小吏有罪但誠遣之大吏爭白以為
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必須責
者當以汝為始大吏慙而退象先嘗曰天下本自無事

但庸人擾之為煩爾第澄其源何憂不簡

劉昫唐書曰陸象先本名

景初蘄州吳縣人天官侍郎元方之子少有器量應制舉拜揚州叅軍歷中書侍郎清淨寡欲不以細務介意言論高遠雅為時賢所服崔湜每謂人曰陸公加於人一等矣太平公主用事宰相蕭至忠岑羲及湜等咸傾附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謁至忠等伏誅象先獨免其難以保護功封亮國公時窮討至忠枝黨象先密有申理全濟甚多然未嘗言及當時無知之者

陸象先在官務以寬仁為政司馬韋抱真嘗言望明公稍行杖罰以立威名不然恐下人怠廢象先曰為政者理則可矣何必嚴刑樹威損人益己以傷仁恕之道

元延祖年過四十不仕親姻強勸之再調春陵丞輒棄

官去嘗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畦

掇薪以為有生之後過此吾不思也

宋祁唐書曰延祖元結之父三歲而孤祖

仁基曰此兒且祀我因名而字之安祿山反延祖召結戒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樹名節無近羞

辱云卒年七十六門

人私謚曰太先生

元紫芝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基月其嫂又喪無乳哺

之紫芝晝夜哀號抱其子以已乳含之涉旬漣流遂得

長大兄子能食其乳方止

劉昫唐書曰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性純朴無綠飾動師

古道父為延州刺史德秀少孤貧事母以孝聞開元中遊京師不忍離親每行則自負板輿與母詣長安母亡廬於墓所食無鹽酪藉無茵席刺血畫像寫佛經久之以孤幼牽於祿仕授邢州南和尉佐治有惠政召補龍武參軍終

魯山令

元紫芝為魯山令有清德門下相與謚為文行先生士

大夫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

刺史韋誵休沐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訪之羣

吏曰此參軍裴寬宅寬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人以

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誵聞而歎異

劉昫唐書曰裴寬絳

州聞喜人裴淮從祖弟父無晦袁州刺史寬通畧以文詞進騎射彈棊投壺特妙景雲中為潤州叅軍刺史韋詵為按察使引為判官清幹善於剖斷詵重其才以女妻之後應拔萃舉累官禮部尚書

楊綰至性沈靖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凝塵滿席澹如也

劉昫唐書曰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祖溫玉則天朝國子祭酒父侃醴泉令皆以儒行稱綰生聰惠處羣從之中敏識過人及長好學不倦博通經史九流七畧無不該覽尤工文辭藻思清贍而宗尚玄理家貧養母以孝聞補太子正字代元載為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

楊綰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家族富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

駟御百數省損才留十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
方大會除書適至音樂散五之四其他聞風靡然自化
者不可勝紀世以比山濤謝安

楊綰知友皆一時名士或造之者清談終晷未嘗及名
利有欲干以世務綰言必玄遠不敢發詞內愧而退大
歷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不遠數千里爭趨其門
段秀實初為營田官涇原大將焦令謚強占民田給與
農約孰歸其半歲旱令謚索入農往訴秀實秀實署

牒免之令諶召農責曰我畏段秀實耶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輿致庭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裳裹瘡注藥賣已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罵令諶曰段公廉仁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汝何能為人

令諶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見段公一夕自恨死

劉昫唐書

曰段秀實字成公隴州汧陽人祖達左衛中郎父行琛洮州司馬秀實性至孝沉厚有斷朱泚謀逆時秀實為司農卿泚召秀實議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泚並膝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而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躍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吾豈逐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自捍繞中其

顙流血匍匐而走兇徒愕然初不敢動秀實曰
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兇黨羣至遂遇害焉

崔刑部

樞

夫人是李西平女

宋祁唐書曰李晟字良器
洮州臨潭人世以武力仕

晟幼孤奉母以孝聞身長六尺積功
至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封西平王

西平生日中堂大

宴方食有小婢附崔夫人耳語夫人領之而去有頃復

至王問何事夫人言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王

擲箸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為人婦豈有阿家

體候不安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

作生日為遽遣走擔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

謝教子女不至姻族聞之無不愧歎

大唐詔令憲宗時詔曰中書舍人崔

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中可充皇太子侍讀

因話錄曰崔樞夫人治家整肅婦妾皆不許

時世

粧

劉敦儒事親至孝親心緒不理每鞭人見血則一日悅

暢敦儒常歛衣受杖曾不變容

唐書曰敦儒開元史官散騎常侍子玄之孫居

喪毀瘠骨立洛中謂之

劉孝子官至兵曹參軍

李道樞母盧夫人剛嚴性喜鞭人時道樞名聞已光又

在班列往往賓客至門值公方受杖

劉昫唐書曰李道樞趙郡人官侍御

史嘗乘醉謁中丞獨孤
朗朗劾之左授司議郎

李師古跋扈

唐書曰師古淄青節度使李納之子

憚杜黃裳為相未敢失

禮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氍毹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未敢遽送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

人青衣縵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

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劉昫唐書曰杜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登宏辭科杜鴻漸深

器重之為郭子儀朔方從事貞元二年為檢校司空兼河中尹封邠國公

李汧公少貧客游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病且死出

白金語汧公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葬我餘則君自

取之汧公許之托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來謁汧公

共啓墓出金付之

劉昫唐書曰李勉字玄卿鄭王元懿曾孫幼勤經史長而沉雅清峻德宗

朝以司徒平章事一日上謂勉曰衆人皆言盧杞姦邪朕何不知對曰天下皆知其姦邪獨陛下不知所以為姦邪也時人多其正直勉坦率素淡好古尚奇清庶簡易為宗臣之表善鼓琴好屬詩在相位二十年祿俸皆遺親黨身沒無私積其在天官禮賢下士以巡張參為判官卒於幕三歲之內每遇宴飲必設虛位於筵次陳膳執酌辭色悽惻論者美之

李汧公為嶺南罷鎮歸行到石門停舟悉搜家人犀象

投江中而去

李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篤固邀與約相見以二女託之皆有異色又遺一大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數萬約皆籍送官與二女求配始殮商

胡時密以夜光含之後親屬來理資物約請官司發掘

驗之夜光果在墓中

尚書故事曰李約為兵部員外汧公勉之子也識度清曠迥出塵表

與主客郎張諗同官每單床清言達旦不寐因

話錄曰約以近屬宰相子而雅度玄機蕭蕭冲遠

陽城年長不肯娶語羣弟曰吾與若孤惇相育既娶則

間外姓雖共處而益踈我所不忍羣弟義之亦不娶遂

兄弟同處終身

宋祁卓行傳曰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

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域常易衣出後為諫議大夫以沮裴延齡相出

為道州

刺史

陽城歲饑屏跡不過隣里屑榆為粥講論不輟有奴都

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

覈數杯乃受

任迪簡在李景略幕中

宋祁唐書曰任迪簡京兆萬年人天德李景畧表佐其軍後景

畧卒軍中請景畧嘗宴客行酒者誤進醯景畧用法嚴為天德軍使

迪簡不忍其死飲為酬徐以他辭請易之歸病血終

不以聞軍中服其長者

宋祁唐書曰李景畧幽州良鄉人父承悅檀州刺史密雲軍使

景畧以蔭補幽州府功曹大歷末客河中闔門讀書李懷光為朔方節度署巡官官至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使禦

李廙為尚書左丞有清德其妹是劉晏夫人晏方秉權

嘗造廙延至宴室見其門簾甚弊乃潛度廣狹以麕竹

織成簾將以贈廙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李實尹京時

劉昫唐書曰李實道王元慶玄孫以蔭入仕貞元十九年為京兆尹恃寵強悞不顧

文法人皆側目貶通州長史

甚知韋貫之嘗舉笏示所知曰此其姓

名也與吾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以語貫

之曰子今日詣實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數歲中不

往官亦不遷

劉昫唐書曰韋貫之本名純八代祖夔號逍遙公父肇吏部侍郎有重名貫之授秘

書郎以尚書右丞平章事自布衣至貴位居室無改易歷重位二十年苞苴寶玉不敢到門沉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未曾偽詞以悅人身歿之後家無羨財

語林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三

明 何良俊 撰

德行第一

下

裴晉公為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謂同過給事中曰吾

徒至此僥倖甚多此輩優一資半級何足問也悉與注

定未曾退量

劉昫唐書曰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元和中以門下侍郎充彰義軍節度使淮蔡

平封晉

國公

王丞相再主文柄

劉昫唐書曰王起字舉之王播之弟長慶中錢徽掌貢士為朝臣請託人

以為濫詔起與白居易覆試覆落者多徽貶官起代徽為禮部侍郎掌貢二年得士尤精起僻於嗜學雖官位

崇重耽玩無斁夙夜孜孜殆欲以白敏中為狀元唐書曰敏中

字用晦居易從父弟也祖鱗揚州錄事參軍父季康溧陽令敏中少孤為諸兄之所訓厲長慶初登進士第

病其人與賀拔甚為友甚有文而落拓丞相密令親知

通意俾敏中與甚絕復約敏中為具敏中許之既而甚

果造門左右給以敏中他適甚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

中躍出呼左右召甚悉以實告且曰一第何門不可致

奈何輕負至交相與歡醉而寢前人來見之大怒而去

具言於丞相丞相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
甚矣

李尚書在潭州

劉昫唐書曰李翱字習之涼武昭王之
後父楚金貝州司法叅軍翱幼勤儒學

博雅好古為文尚氣質貞元中授校
書郎累官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席上有舞柘枝者

顏色憂悴問之是故韋左司愛姬之女

唐詩紀事曰韋
應物周逍遙公

舅之後待價生令儀令儀生鑾鑾生應物其詩言天寶
時扈從遊幸事疑為三衛建中二年由比部員外郎出

刺滁州追赴闕改左司郎中正元
初歷蘓州罷守寓蘓臺永定精舍李公速命更其舞衣

延入與韓夫人相見

夫人韓吏
部愈之姪見其言語清楚宛有冠

蓋風儀遂於賓榻中選士嫁之舒侍郎聞之贈李詩曰

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

魏公懷舊嫁文姬

宋祁唐書曰舒元興婺州東陽人地寒不與士齒始學即警悟去客江夏

節度使郝士美異其秀特數延譽元和中舉進士李訓用事用為御史中丞月中以本官平章事

柳公權善書公卿贈遺鉅萬多為主藏豎海鷗龍安所

竊別貯杯盃一筭緘滕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

測其故公權笑曰銀杯羽化耳不復致詰

劉昫唐書曰公權字誠懸

幼嗜學十二能賦詩初學王書遍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碑板不得公權手筆人以為不

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為得意官至太子

太師

楊憑有客徐晦素厚善

唐書曰楊憑字虛受弘農人官湖南江西觀察使工文辭少負

氣節與母弟凝凌相友愛嘗有時名重交游尚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鄜王仲舒為友稱楊穆許李之友性簡傲不能接下人多怨之及歷二鎮尤事奢侈為李夷簡所劾責授臨賀尉憑後得罪姻友憚畏

無敢至者獨晦送至藍田

唐書曰徐晦進士擢第登制科為楊憑所薦及憑得

罪交親無敢祖送獨晦送至藍田不數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為監察晦白夷簡曰生平不踐公門公何取而見獎拔夷簡曰聞君送楊臨故相權德輿言君送楊賀不顧犯難肯負國乎由是知名

臨賀誠厚無乃為累乎晦曰晦自布衣時揚臨賀知我

厚方茲流播寧忍無言而別有如公異時為姦佞譖斥

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歎其長厚

唐書曰德輿字載之天水畧陽人父舉天

寶中祿山使之獻俘京師舉察祿山有異志因詐死逃

逸由是名聞天下卒謚貞孝德輿四歲能屬詩七歲居

父喪以孝聞十五為文數百篇名聲日大後以禮部尚

書平章事德輿自貞元至元和三十年間羽儀朝行直

亮寬恕動作語言一無外飾蘊藉風流為時稱嚮於迷

作特盛六經百氏游詠漸漬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將

相洎當時名人薨歿以銘記為請者什八九時為宗匠焉

錢徽在翰林日憲宗嘗獨召徽有所咨議徽從容言曰

他學士皆高選宜與聞機密以廣叅決帝稱其長者唐書

曰錢徽字蔚章吳郡人父起天寶十年進士能五言詩徽貞元初進士擢第從事戎幕元和初入朝三遷祠部

貞外郎召充翰林學士

錢蔚章初貶江州李宗閔楊汝士令蔚章以段文昌李

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蔚章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脩

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即令子弟焚去唐書曰長慶元年錢

徽為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出鎮蜀川文昌好學尤喜圖書古畫刑部侍郎楊憑兄弟以文學知名家多書畫鍾王張鄭之蹟在書斷畫品者兼而有之凌子渾之畫以獻文昌求進士文昌將發面託錢徽繼以私書保薦

學士李紳亦託舉子周漢賓於徽及榜出渾之漢賓皆不中選李宗閔與元稹素相厚善初稹以直道譴逐及還朝大改前志由選以徽進達宗閔亦急於進取二人遂有嫌隙楊汝士與徽有舊是歲宗閔子壻蘓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文昌李紳大怒赴鎮辭日內殿面奏徽所放進士鄭朗等藝薄不當在選中穆宗訪於元稹李紳二人對與文昌同遂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白居易於子亭重試內出題目孤竹管賦烏散餘花落詩而十人不中選

貶徽為江州刺史

裴公美志操堅正童齒時兄弟同學于濟源別墅公美經年不出墅門晝講經籍夜課詩賦虞人有以鹿為贄者兄弟包烹之召公美共食公美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充

今日食肉翌日何繼無宜改饌獨不肯食

劉昫唐書曰
裴休字公美

河內濟源人祖脩父肅肅生三子儔休休皆登進士第
休累官御史大夫同平章事性寬惠不尚畷察而吏民
畏服善為文長於書翰家世奉佛休尤深於釋典太原
鳳翔近名山多僧寺視事之隙遊踐山林與義學僧講
求佛理中年後不食葷血常齋戒屏嗜慾香爐貝典不
離齋中詠歌贊唄以為法樂與尚書紇于臬皆以法號
相字時人重其高潔而鄙其太多以語嘲之休不以
為忤唐語林曰裴相兄弟三人俱有盛名世謂休不
如儔儔不如休

柳仲郢先為牛奇章辟客後李衛公

李德裕別見

知其無私

奏為京尹仲郢謝日自言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報盛

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衛公不以為嫌仲郢常感衛公
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特取衛公兄
子從質為推官知蘓州院令以祿利贍南宅時令狐綯
為宰相不悅仲郢與綯書曰任安不去嘗自愧於昔人
吳詠自我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

遂絕蒸嘗誠深痛惻綯深歎美即與從質正員官

牛僧

孺李德裕令狐綯並別見劉昫唐書曰柳仲郢字諭
蒙公綽之子官天平軍節度使禮法自持私居未嘗不
拱手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為大鎮庶無名馬衣不薰香
退公布卷不捨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南北史再鈔

手鈔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又精釋典瑜伽智度大
論皆再鈔自餘佛書多手記要義小指精謹無一字肆
筆撰尚書二十四司箴
韓愈柳宗元深賞之

司空表聖甚為王重榮父子所重

宋祁唐書曰司空圖
字表聖河中虞鄉人

累官中書舍人昭宗召拜兵部侍郎以疾固自乞會選
洛陽柳璨希賊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入朝圖
陽墮笏意趣野老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圖居中條山
王官谷遂隱不出王重榮父子重之數致饋遺不肯受

嘗為重榮作碑贈素絹千匹表聖致虞鄉市中人得取

之一日都盡

劉昫唐書曰王重榮太原祁人父縱河中
騎將重榮累功至河中節度使天子走鳳

翔與李克用謀定王
室重榮之功居多

王凝清脩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卧慮夢

寐或見先靈

唐書曰王凝字致平年十五兩經擢第著京師六尚銘為文士所稱至性堅正仕至

宣歙觀
察使

趙光逢兩登廊廟四退邱園百行五常不欺暗室縉紳

咸仰以為名教主

孔平仲續世說曰後唐趙光逢幼嗜典墳動循規檢弟光胤為平章事時

謁問於私第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其端默如此

朱梁革命唐舊臣李濤朱葆光顏荈數人挈家南渡寓

于潭州每正旦與至日必序立於南嶽祠前北望號慟

殆二十年後唯李濤北歸葆光遂家衡山

宋史曰李濤字信臣京兆

萬年人唐敬宗子邠王十一世孫父元將作監朱梁革命元以宗室懼禍挈濤避地湖南依馬殷署濤衡陽令

文苑傳曰朱葆光其先京

兆人唐亡挈家南渡寓潭州

李後主葬北邙故吏張似後官河南每清明親拜其墓

哭之甚哀李氏子孫陵替似常分俸贍給

司馬文正公涑水記聞曰

張洎為舉人時張似在江南已通洎每求見稱從表姪孫既及第稱姪稍貴稱弟及秉政不復論中表以庶僚遇之似怨洎入骨國亡俱仕中國洎作錢俶謚議云元而無悔似奏駁之洎廣引經傳自解乃得免

江南李氏時有縣令鍾離君與隣縣許令為姻女將出

適買一婢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地堂前熟視窳處
惻然淚下鍾離君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
為毬窩道我戲劇歲久而穴處未改鍾離君驚問其父
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更賣
為婢鍾離君呼牙僧問之復咨於老吏具得其實遽以
書抵許氏曰吾買得前令之女義不可久辱當輟奩篋
先求壻嫁之更一年別為吾女營辦許答書曰遽伯玉
恥獨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

女當別求良配於是前令之女遂歸許氏

南唐後主薨太宗詔侍臣撰碑時有與徐鉉爭名欲中傷之因言知吳王事跡莫若徐鉉太宗詔鉉為之鉉遽請對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許之鉉為碑但推言氣數已盡天命有歸有曰東隣遘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媪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宗覽讀歎賞每對

宰臣稱鉉忠義

馬令南唐書曰徐鉉字鼎臣魏泰東軒筆錄曰鉉嘗作吳王挽詞三首其一

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荒草建康宮
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塗窮其
二曰土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
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身雖未死寂寞已銷魂
太宗得而覽之尤加歎異

徐鼎臣歸朝後坐事出陝右柳開時為州刺史開性豪

頗不加禮

王聖塗澠水燕談錄曰河南柳先生開以高文苦學為世宗師後進經其題目翕然名重

於世又開事多不法朝廷命鄭文寶治罪文寶素師事鼎

臣開詣鼎臣求解鼎臣曰彼昔為鉉弟子然時異事背

尚安能必其心開再拜力懇鼎臣許之頃文寶至首不

見開即屏從者步趨入巷詣鼎臣許觀省立於庭下鼎臣徐徐下座文寶拜竟陞自西階通溫清復降拜鼎臣乃邀文寶上立談道舊且戒文寶以持節之重而鉉閑慢廢棄後勿復來文寶力詢其所欲鼎臣曰柳開甚相

畏文寶默出其事立散文寶敦尚風義世皆稱之

王偁東都

事畧曰鄭文寶字仲賢仕南唐為校書郎以文知名李煜歸朝舉進士卒官兵部員外郎

張齊賢為江南轉運日嘗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三為宰相門下廝

後往往皆得班行此奴竟不需祿奴乘間自言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相公何獨遺某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吾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

擇所安奴震駭泣拜而去

吳處厚青箱雜記曰張齊賢洛陽人少家貧父死無以葬

有河南縣史某甲為辦棺殮公深德之遂長兄事之雖貴不替後趙普密薦齊賢於太宗太宗未用普具列其

事謂陛下若推齊賢則齊賢他日感恩當過於此太宗大悅未幾擢為相

李丞相有一僕逋金十千一夕遁去其女將十歲有美

姿自繫一券於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祝夫人曰當如

已子育之於室訓教婦德俟長求夫嫁之請夫人親為

結縞務在明潔夫人如所教及笄擇一壻具奩歸之女

範堅白其二親後歸舊京感公刻骨丞相病夫婦刲股

作羹及薨服衰三年

王稱東都事畧曰李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父炳侍御史沆好學沉

厚寡言器度宏遠咸平初拜平章事卒贈中書令謚文靖

李文靖為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
短長胡祕監謫商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為制誥聞其
拜參政以啓賀之詆前居職罷去者云呂參政以無功
為左丞郭參政以酒失為少監辛參政非才謝病優拜
尚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其譽言文靖甚力文靖
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於是亦適
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為況欲揚一已而
短四人乎終為相祕監不復用

王稱東都事畧曰胡旦
字周父渤海人舉進士

第一後喪明以祕書監致仕雋辯強敏少有大志退老漢上雖喪明猶令人讀經史憑几聽之未嘗少輟所著有漢春秋將帥要畧唐乘等書

王文正以清德事真皇上特敬重一日御宴陳設鮮華

文正顧視意色不悅上覺其如此至中休命左右以舊

陳設易之

孔平仲談苑曰王旦字子明為翰林學士嘗奏事下殿真宗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者斯

人也拜平章事外撫四夷內和百姓官吏得職天下富庶頌聲洋溢旦之力也

王魏公有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

堂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魏公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

不可行公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其後第忽感悟為善

西蜀亂後官府多不挈家以行張忠定知益州單騎赴

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嚴峻莫敢蓄婢使張不欲絕人

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幘自此官屬稍稍置姬張在蜀

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仍是處女朱文公五朝名

臣言行錄曰張詠字復之濮州人官至工部尚書謚忠定

蔣侍郎家

宋史曰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官至尚書禮部侍郎清修純飭遇事毅然不屈貧而樂

施好學工文延譽晚進至老不倦尤嗜作詩有吳門集二十卷有楊文公與王魏公旦王

已見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蘓子瞻曰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世言文公為魏公客公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於公者亦多矣片紙折封尤見前人至誠相與簡易平

實不為虛文安得復有隱情皆可為後法

王稱東都事畧曰楊億字

大年建州浦城人七歲善屬文十一以童子召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歎異以為秘書省正字歷官翰林

林學士

謚曰文

韓許公在中書日嘗見天下諸路有職司招拾官吏小

過輒顏色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

皆欲得所夫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則望為侍從職司

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聖世

五朝名臣言行錄曰韓億字宗

魏其先真定人事仁宗官至參政封許國公

孫明復年四十猶不娶

東都事畧曰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中居泰山之

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不惑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得經之本義為多魯多學者自石介以下皆以

弟子事之李迪知其賢欲以兄子妻之明復初尚猶豫石介

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

賤欲托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明復乃聽

東都事畧曰李迪字

復古濮州鄆城人少從柳開學為古文開曰此公輔器也後舉進士第一直史館真宗朝為相石介別見

韓魏公為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記不令

人見

韓忠獻家傳曰公諱琦字穉圭相州人天聖五年仁宗臨軒試進士公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

終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皆賀後相英宗神宗兩朝贈魏國忠獻王

宋朝引試率在八月中韓魏公當國日二蘇將就試黃

門忽卧病魏公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蘓軾蘓轍最有聲望今聞蘓軾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訊既聞全安方引試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目並在九月後相國呂微仲語及科目何故延及秋末東坡為呂言之呂曰韓忠獻其賢如此深可慕爾

范文正在睢陽

文正公年譜曰公諱仲淹字希文蘓遣州人仁宗朝官至參知政事謚文正

其子堯夫於姑蘓取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還次丹陽

見石曼卿

別見

問寄此久近曼卿言已兩月三喪在淺

土欲葬之北歸無可與謀堯夫以所載舟與之單騎自

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

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

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五朝名臣

言行錄曰范純仁字堯夫文正公次子以恩補官相哲宗

歐陽公下士後代罕比

東都事畧曰歐陽脩字永叔吉州廬陵人舉進士試國子監禮

部皆第一仁宗朝知制誥帝常目之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後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作河

北轉運使過滑州訪劉義叟於陋巷中義叟時為布衣

人未有知者

曾鞏劉義叟別傳曰義叟字仲更澤州人通經史百家之學國朝典故財賦刑名兵

械鍾律皆所究知舉進士不第歐陽公薦授大理評事

歐陽公為翰林學士日常有空頭門狀數十紙隨身或見賢士大夫稱道人物必問其所居書填門狀先往見之果如所言便為延譽未嘗以位貌驕人

張安道與歐陽文忠素不相能安道守成都日文忠為

翰林蘓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於安道安道
曰吾何足為重乃為作書辨裝使人送至京師謁文忠
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道所薦為嫌大喜

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即極力推挽天下高此兩人

五朝名臣

言行錄曰張方平字安道宋城人中茂材異等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事仁宗英宗神宗位至參政卒謚文定

趙叔平與歐陽公同在館趙重厚寡言公意輕之公知
制誥曰韓范在中書以趙為不文除天章閣待制趙不

以屑意會公甥女淫亂事覺語連公時疾韓范者皆欲
文致公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趙乃上言
脩以文章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汙蔑臣

與脩蹤跡素疎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

奏上不悅人皆為之懼趙澹然如平日

吳處厚青箱雜記曰趙槩字叔

平為人寬厚長者留滯內相
十餘年晚始大用參二大政

張文定公

張方平已見

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

壻王鞏同飯命鞏褫帶公衫帽自如鞏顧見不敢公曰

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

不敬乎子自食某之食雖袷衣無害也

東都事畧曰王旦子素謚懿敏

為吏敢擊斷時稱其才諸子中輩知名輩字定國從蘓軾學能為文除秘書省正字坐軾累貶賓州

石守道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固窮苦學世罕其比

孔平

仲談苑曰石介字守道兗州人文章學術天下宗師學者呼為徂徠先生

王侍郎漬聞其勤

約嘗以盤餐遺之守道謝曰甘脆者亦某之願但日享

之則可若止脩一餐則明日何以復繼朝享膏粱暮

厭麕糲人之情也某所以不敢當賜王大嗟重之

東都事畧

曰王堯臣應天府虞城人都官貢外漬之子翰林學士洙之猶子也

羅可以踈放自適嘗有竊刈其園中蔬者可適遇見因

躡足避草間以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雞者可携壺就之

其人慙悚服罪可執其手曰與子幸同里閭不能烹雞

以待子我誠自愧乃設席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終

不語人人由是相誠無犯

墨客揮犀曰羅可沙陽之碩儒也性度寬宏辭學瞻麗嘗

預鄉薦見黜於禮部遂慨然不復進取以踈放自適

龐相判太原日司馬溫公

別見

適倖并州一日被擢巡

邊溫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於窮鄙而不以聞後為西
羌所敗殺一副將朝廷深訝龐公擅興詰責不已龐公
既素重溫公畧弗自言久之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
罷歸龐公益默不一語溫公用是得免

五朝名臣言行錄曰龐籍字醇

之單州人中進士第相仁宗

趙清獻既謝政歸唯居高齋不復與家人相接子弟晨
昏一至以二淨人一老兵為役早不茹葷以一淨人治
膳於外日輪一僧伴食玉泉師三五日一過之晚乃畧

取鮓脯於家老兵掃除事已即去唯一淨人執事其傍
暮以風鑪置大鐵湯餅可貯斗水及列盥漱之具則淨
人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寢雞鳴淨人治佛室香火三
擊磬公乃起自以鉶水頰面趨佛室暮年尚能日禮百

拜誦經至辰時

宋史曰趙抃字閱道衢州人官至參知政事卒謚清獻葉石林避暑錄曰趙

清獻在錢唐州宅之東消暑堂堂後舊據城闌為屋五間下瞰虛白堂不甚高大而最據一州之勝謂之高齋後治第衢州臨大溪其傍不遠數步亦有山麓屹然而起即作別館其上亦名高齋既歸唯居此館

范氏自文正公貴顯以清苦儉約稱于世子孫皆守其

家法忠宣

范純仁已見

正拜後嘗留晁美叔同七箸美叔退

謂人曰丞相變家風矣或問之晁答曰鹽豉棊子上有

肉兩簇豈非變家風乎聞者大笑

朱弁曲洧舊聞曰晁端字美叔晁之道之

父官秘

書監

司馬溫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為置一妾一日使盛飾入

書室中公畧不顧妾思所以動之取一帙問曰中丞此

是何書公拱手正色答曰是尚書妾逡巡而退

東都事畧曰司

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位至丞相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饑之嗜食

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於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卒贈溫國公謚文正

陝人薛公度言小時見司馬溫公自洛中來夏縣上冢

鄉人皆集父老或請曰願聞資政講書以為鄉里之訓

公欣然為講孝經庶人章

馬大年懶真子錄曰司馬君實先隴在鳴條山其地有餘

慶寺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獻粟米菜羹既畢復請講書君實即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君實默然少許謝曰光平生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

王荆公判金陵納節求宮觀得會靈觀使築第於南門外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僮遊諸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舫泛潮溝以行所居四無居人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牆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牆輒不應元豐末被疾奏捨此宅為寺有旨賜名報寧疾愈稅城中屋以居竟不復造宅

五朝名臣言行錄曰王安石字介甫撫州人位至丞

相左僕射封荆公追贈舒王

王舒王夫人

夫人姓吳氏封越國夫人

好潔成疾舒王至性任率每

不相合自江寧乞歸私第有官藤床吳假用未還郡吏
來索左右莫敢言王一日跣而登床偃卧良久吳望見
即命送還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密府三人屢於
上前爭論晦叔獨默不言上顧問之晦叔方為開析可
否語簡而當上常納之三人亦不能違也出則未嘗語
人當時譏晦叔循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辯同僚或為

辯之

神宗實錄呂正獻公傳曰呂公著字晦叔本河東
人從祖蒙正為相因家開封父夷簡相仁宗公著

幼不好弄嗜學忘寢食夷簡尤器之曰他日必至
公輔元祐中拜司空平章事卒贈申國公謚正獻

呂申公當文靖秉政時自書舖中投應舉家狀弊衣寒

驢謙退如寒素見者雖愛其容止亦不甚異既去問書

舖知是呂廷評乃始驚歎

曾鞏呂文靖傳曰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天聖六年拜相

封許公以病特進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上剪須賜以療
其疾夷簡薦富弼等數人可大用以太尉致仕卒贈中
書令謚文靖

范正平

正平字子夷忠宣公之次子

勤苦學問操履甚於貧儒與外

氏子弟結課於覺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當國時正平

徒步往來人不知為范丞相子

朱弁曲洧舊聞曰外氏乃城東王文正家覺林

寺是文正公松

楸功德寺也

蘓子瞻云予小時書室前有竹柏雜花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婢妾不得捕取數年間鳥有巢於低枝其驚可俯而窺此不忤之誠信於異類

蘓長公自儋北歸卜居陽羨時邵氏瞻從公遊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為樂邵為公買一宅為緡五百公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將入居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

聞婦人哭聲極哀公徙倚聽之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
嫗公問嫗何為哀傷至是嫗言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
子不肖舉以售人今日遷徙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所以
泣也坡亦為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公以五百緡所
得者因再三慰撫謂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不必深悲
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迎母還
舊居不索其值公遂還毘陵不復買地

東都事畧曰蘇軾字子瞻眉州

眉山人生十歲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授以書比冠
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中進士乙科英宗朝直史館

熙寧中謫黃州團練哲宗召為翰林學士紹聖初御史論軾譏斥先朝落職惠州安置

呂汲公在相位其兄進伯自外郡代還相與坐東府堂

上夫人自廊下降堦趨謁以二婢掖侍而前進伯遽曰

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夫人獨拜

於赤日中盡禮而退進伯畧不顧勞聞者歎服其家法

之嚴

宋史曰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黃比部郎中從京兆藍田遂家焉大防元祐

中拜中書侍郎封汲郡公兄大忠字晉伯大忠大防與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婚喪祭一本於古關

中言禮學者推呂氏

范忠宣既薨朝廷賜碑額曰世濟忠直時唐君益知潁
昌為表其居曰忠直坊正平語君益荷公厚意但上命
揭於墓隧假寵於范氏若施之康莊以為往來之觀非
朝廷意也君益言此州郡之事於家君無與正平曰先
人功名何待此而顯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流俗所尚
識者所止異時不獨吾家為人嗤謂公亦寧逃於指議
故敢以力請時李端叔官於許語君益曰頃胡文恭知
蘓州時蔣希魯蔣堂已見致政歸文恭嘗學於蔣乃表其

第為難老坊蔣公見之不樂曰此俚俗歆焰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為夸者非所望於故人也時營繕已畢文恭因其嘗獲芝草遂更為靈芝坊文恭退而語人曰識必因德而後達蔣公之德蓋所畏而其識如此非吾所及

也君益聞端叔言遂撤范氏之坊

胡宿別見東都事畧曰李之儀字端叔姑孰

人善屬文工於尺牘蘇軾帥定武辟置幕下及范純仁卒之儀為遺表傳誦於世

劉道原自洛陽南歸時已十月尚無寒具司馬文正公遺以衣襪及舊貂褥道原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

還不受

宋史曰劉恕字道原筠州人父渙潁上令以剛直稱歐陽脩作廬山高美之恕少穎悟書過目

成誦重意義急然諾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辭

陳后山為館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內

子與趙挺之之內是姊妹乃為趙假一裘后山問所從

來內以實告后山曰汝豈不知我不著他衣裳即却去

之止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

東都事畧曰陳師道字無已徐州彭城人少刻苦問

學元祐中蘓軾傳堯俞孫覺薦於朝為徐州教授除太學博士師道家素貧自罷歸彭城或累日不炊妻子慍

見不恤也

伊喇子敬有良馬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索之子敬以元

宜為相不與後元宜罷守東京子敬乃以此馬贖行識

者稱之

金史曰伊喇子敬字同文本名鄂克多囉遼五院人讀書好學皇統間特進伊喇固修遼史辟

為掾天德三年入為翰林修撰

沈璋以禮部侍郎知太原尹時介休人張覺聚黨亡命

山谷鈔掠邑縣招之不肯降曰前嘗有降者皆殺之今

以好言誘我是欲殺我耳獨得侍郎沈公一言我乃無

疑於是命璋往招之覺即日降

金史曰沈璋字達之永興人為衛尉卿從伐宋

汴京平衆爭趨貳貨璋載書數千卷而還太行賊陷潞
州官軍討平之命璋權知州事軍卒當綠坐者七百人
帥府牒璋盡誅之璋不從帥府召璋呵責且欲殺璋璋
從容對曰招亡撫存璋之職也此輩初無叛心為賊所
脅故招之復來今欲殺之是殺降也苟利於衆璋死何
憾朝廷聞而嘉之知潞州百姓為之立祠改同知太原
尹

毛仲權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於仲權辭涉謗訕僚屬

皆不能堪仲權延之上坐謝曰使碩常聞斯言庶乎寡

過士論多之

金史曰毛碩字仲權甘陵人宋末試弓馬子
弟碩中選辟兵馬都監宗望軍至碩以本部

迎降仕金累官南
京路都轉運使

唐玉潛當宋亡後時西僧嘉木楊喇勒智怙恩橫肆勢焰燦人嘗帥徒役於蕭山發趙氏諸陵殘斷支體棄骨草莽間玉潛聞之亟貸家具并行貸通得百金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數十輩狎坐轟飲酒酣少年請其故玉潛慘然具以實告少年許諾乃謀取四郊暴骨易之斲文本為匱各署其表分委而散遣之各絕地以藏俄而西僧下令哀陵骨雜置牛馬枯骸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然不知諸陵之骨故在也後有傳其事者玉

潛之義風一時震動吳越

羅有開唐義士傳曰唐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

授經營滌髓以養其母

張昉家居時有同里張氏以絲五萬兩寄昉家而他適

俄而昉家被火家人惶駭走避貲用悉焚昉力完所寄

絲付張氏

元史曰張昉字顯卿東平汶上人父汝明金治書侍御史昉性縝密遇事敢言確然有守

以任子補吏部令史金亡還鄉里嚴實行臺東平辟為掾累官兵部尚書

胡汲仲剛介有守趙文敏嘗為羅司徒奉鈔百匹求為

其父作墓文汲仲曰我豈為宦豎諛墓中人耶拒而不

納是日正絕糧其子以情告坐上客咸勸受之汲仲辭

愈堅

元史曰胡長儒字汲仲婺州永康人父居仁知台州軍從事文辭政事亦絕出於四方至長儒其學

益大振會宋亡退棲永康山中至元中詔下求賢有司強起之至京師待詔集賢院召見內殿拜集賢修撰與

宰相議不合改教授

揚州趙孟頫別見

大德中熒惑入南斗許白雲以為災在吳楚竊深憂之

是歲果大祲白雲形貌加瘠或問曰先生豈食不足耶

白雲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豈能獨飽

元史曰許謙字益之

其先京兆人後由平江徙婺之金華謙數歲而孤稍長肆力於學受業金履祥之門延祐初居東陽學者翕然

從之遠而坐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不憚百舍來受
業焉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為斯道之隆替世稱為白雲
先生朝廷
賜謚文懿

暢師文任太平路總管公田收米積之盈屋曰我家幾

人能盡食此乎呼貧士及細民恣其取去

硯北雜志曰暢師文字純

父雒陽人
好奇尚怪

胡存齋叅政能折節下士賓客至者如家焉南北士大

夫有經其地無不願見者每患閤人不為通是日苟不

出即懸一牌於門曰胡存齋在家

錢伯全嘗納一女鬋風姿秀雅其室勸伯全私之伯全

正色答曰我所以置此者直欲侍巾櫛耳汝乃欲敗吾

德耶即具貲嫁之果是處子

陶南村輟耕錄曰錢璧字伯全松江人中至順壬申

進士端重清慎語不傷氣

周仁榮嘗築一室繞落成友人楊公道輿疾造門曰願

假君新宅以死仁榮讓正寢居之俄而楊死篋中有遺

金數錠莫有知者楊之弟詣仁榮求分之仁榮曰賢兄

寄死於我意固在是喪事之費我自任之終不敢利其

一毫乃對衆封籍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之

元史曰周仁榮字本

心台州人少受性理之學工為文章用薦署美化書院山長官至集賢待制

李仲謙廉介自持每休沐則閉戶讀書奉祿不給妻紡

績以益薪水之費仲謙止有一布衫或須浣濯補紉必

俟休暇日若賓客見訪則使其子致謝曰家君治衣不

可出

輟耕錄曰李思讓字仲謙鄒縣人至元間由嘉興路吏員補浙江按察司書吏後仕至憲官

顧潤之

輟耕錄曰顧德玉字潤之攜李人

嘗從俞觀光先生學

輟耕錄曰俞長

儒字觀光越之新昌人為寧國路儒學教授

先生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

于杭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為之感動弗忍受金我行且老必托之以死後訪醫吳中疾革趣舟歸潤之次尹山而卒明日至槁李潤之奉其屍歛於家衰經就位士人為潤之來吊者潤之拜之明年葬於海鹽近顧氏先塋歲時祭享惟謹或問歛於家禮與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殯非家歛之則將尸諸草莽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弗為也聞者歎服

王眉叟管領浙之開元宮時浙省都事劉時中致海內

名士也既卒貧無以為葬眉叟親往吊哭周其遺孤舉

其柩葬於德清與已之壽穴相近春秋祭掃不闕人以

為難

述昌山人雜錄曰杭人王溪月諱壽行字眉叟少為道士後領開元宮

曹公克明在湖廣行省日

元史曰曹鑑字克明宛平人具通五經大義為湖廣行省

員外郎累官禮部尚書

麻陽主簿顧淵白致書問訊因寄辰砂一

函未及啓封漫置篋中後有一憲官來訪語及製藥言

苦無好辰砂公曰有一故人嘗以此見惠尋當奉送及

取視乃有砂金三兩雜其內公驚歎曰淵白以我為何
如人耶時淵白已歿呼其子歸之

呂徽之安貧樂道常逃其名以耕漁自給一日詣富家
易穀種大雪立門下聞閤中有吟哦聲乃一人分韻得
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衆詰其故先生因舉滕
王蛺蝶事衆請足之先生援筆立就既敏且工問其姓
字終不肯言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得
先生豈其人耶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與之穀怒曰我

豈可以貨取耶不受刺船去遣人遙尾其後路甚僻遠
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四壁值先
生不在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無衣故坐

其中

輟耕錄曰呂微之家仙居萬山
中博學能詩文問無不知者

倪元鎮自先世以來代雄於貳元鎮厭棄紛華清修好
義其師輩昌王仁輔老而無嗣奉養終其身歿為制服

執喪營葬務致誠慤當世稱之

周南老雲林先生墓誌
銘曰雲林倪瓚字元鎮

元處士也漢御史寬之裔五世祖益挈家渡江至常州
無錫梅里之祇陀愛其地腴俗淳遂定居焉厥後族屬

寔盛貲雄於鄉處士生而俊爽稍長強學好修性雅潔敦行孝弟雖有餘財未嘗資以為俚俗紛華事

倪處士嘗鬻產得錢百千緡會張伯雨至其家念伯雨

老不再至推與不留一緡

張伯雨別見

楊鐵崖避地松江嘗有一貴遊子既破產流落海上數

踵先生門一日竟持先生所購倪雲林畫去左右欲發

之先生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為介耳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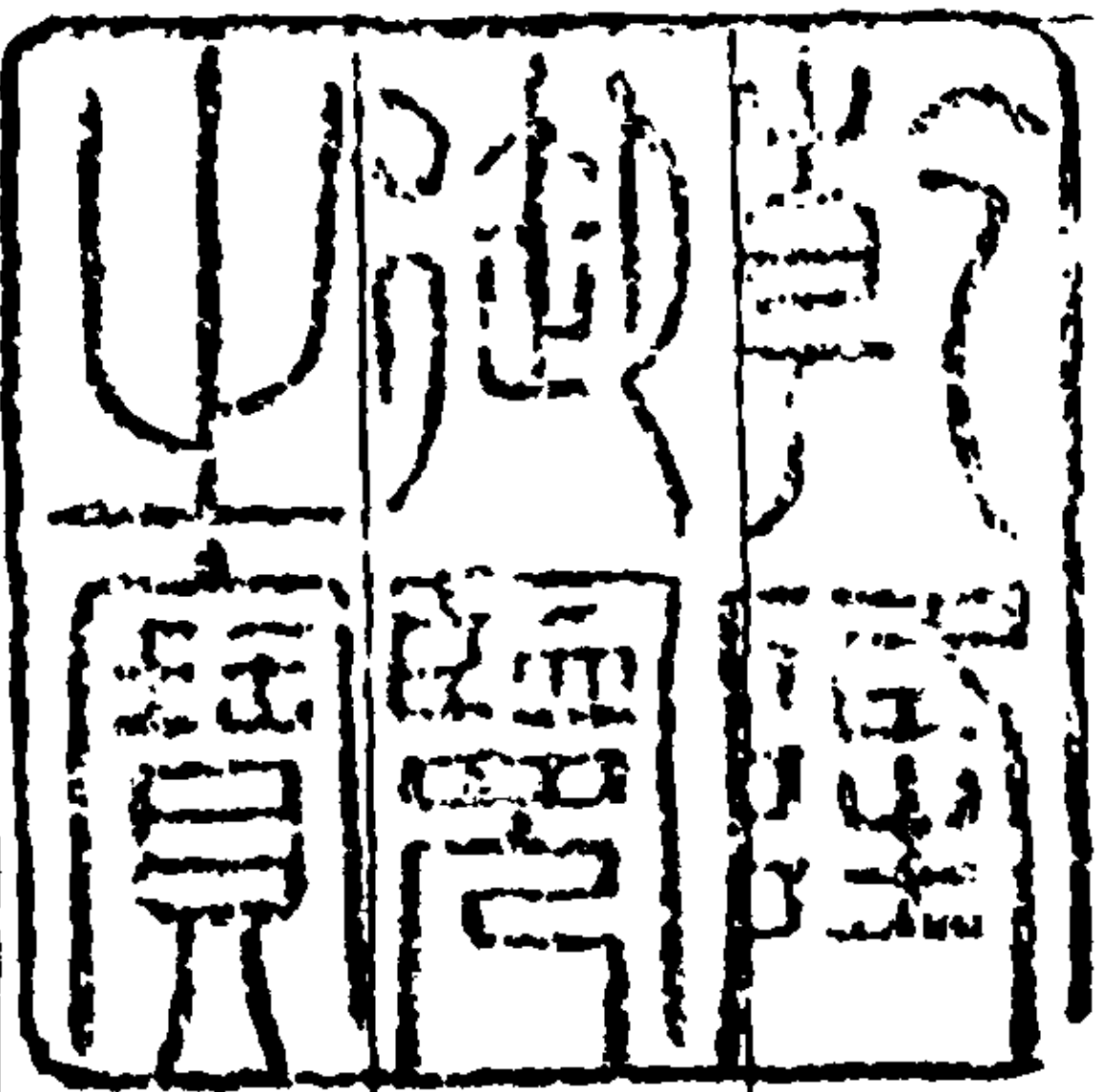
盜也其務掩人過如此

鐵崖先生傳曰鐵崖先生者名維禎字廉夫姓楊氏世為紹興

山陰人母李氏夢金鉤自月墮于懷既寤生先生少穎悟好學登泰定進士

沈仲說年四十未有子其妻為置一妾姿色美麗仲說
詢其父祖名姓女泣對曰妾范復初之女也父喪家貧
老母見鬻於此仲說惻然淚下因語其妻曰此女之父
吳中名士亦吾故人豈忍以為妾當如已子視之即召
其母令擇壻仲說具奩遣送郡人稱之

姑蘓志曰沈右
字仲說郡人



語林卷三